

楼长感悟

丁新军

一大早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接通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有点耳熟，自我介绍后才知道是社区王主任。

她说让我担任我们这个单元的楼长，闻听此言我大吃一惊。我这个人凡事不喜欢出头，连忙推辞说：“我搬过来的时间短，对楼里的人不大熟悉。”她说：“不要紧，慢慢来。你们楼上的大姨推荐的你，说你人好、热心，再说你是党员，也年轻，你就辛苦一下吧。”我又找了几个理由委婉地拒绝，可她就是不松口。老是拒绝我也觉得不好，就勉强答应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推荐我，但是有一点确实没错，我年轻，原先的楼长是个七十多岁的大姨。

真有意思，刚退休回家，竟被“重用”了。刚开始那几天，心里有一种兴奋感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是第一次当官。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这个职务——楼长，觉得新鲜、有趣。每次出门散步，我都会跟妻子说：“本楼长出去巡视啦！”在家里也常跟妻子念叨，本楼长怎样怎样。妻子瞪了我一眼说：“看你那嘚瑟劲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当了大官呢。”

我上面有三位领导，王主任、党支部余书记、网格员李女士，李女士是我的直接领导。这一天，李女士发来了语音微

信，跟我说：“你们楼有人到社区反映问题，说楼前的下水管坏了，你去了解一下情况，看如何处理。”

我原以为当楼长会很轻松，社区有什么通知和要求，只要复制粘贴到群里就行了，没想到这么快挑战就来了，而且是一个烫手的山芋。

这根下水管我知道，是我们单元东侧那根，下半部分烂了，只要有水，就流得满地都是，尤其是到了冬天，流出的水会结成一层冰。妻子曾告诉我，这根下水管没那么简单，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，邻居为此闹过矛盾打过架，到现在还僵在那里。

我一听立刻就打了退堂鼓。这根下水管本来与我们这边几户没有关系，如果我要是解决不好，问题就到了我身上，岂不是引火烧身。我急忙起身去社区，想把原因说一下，最好由社区出面解决。没想到走到半路，碰到了王主任、李女士和两位男性工作人员。两位男士手里拿着工具，估计是去清理障碍物。两人跟我打过招呼后就匆匆走了。网格员李女士留在后面听我反映问题，没说几句话她也走了，临走时说：“一会儿给你打电话，我们先去处理一件事。”

隔了十几分钟，她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本想借机抽身而

退，没想到有关这根下水管的情况她比我还清楚，她跟我说：“你去问问那几户，要是同意的话一起把管子换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。

楼上楼下我挨家问了一遍，没想到竟然很顺利，大家都愿意出钱更换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跟李女士做了汇报，然后建了个群，把邻居和李女士都拉到群里，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。后来在余书记和李女士的协助下，找来换下水管的师傅，谈定了价格，大家一致同意更换。

换下水管的师傅在忙碌着，没事的邻居也都出来看看，甚至帮着做一些事，有提供电的，有提供水的，还有提供梯子和工具的……下水管更换得很顺利，很快就大功告成，邻居们也很高兴，很多人冲我竖起大拇指，好像这是我的功劳似的。三位领导也发来微信表扬我，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

通过这件事，让我跟邻居的关系更亲近了，跟社区的关系也更密切了。其实，邻里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、互相照顾。无论有什么事，只要大家群策群力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。每个人都希望社会好，都希望好人多，都希望社会和谐，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做好人、做好事。城市是大家的，社区是大家的，这个大家包括我们每一个人。

习惯

方寸

开门进家，我系上围裙，小朋友拿起小汽车。“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干什么来着？”我问。小朋友手里抓着小汽车，转头看了看我，眨了两下小眼睛，说：“写作业——”

他悻悻然地蹲下身子，猛一用力，小汽车呼啸着一头撞在墙角。然后，他抓住桌沿儿，憋了一口气，“欵——”的一声举起靠立在墙边的折叠炕桌。

接着，他小腰板挺得溜直，两臂端放桌面，左手摊开书，身前放着本，右手握着铅笔，一笔一划力透纸背。食指第一关节因为用力而变得反向弯曲，关节对接处的表皮变硬成茧。前两天还喊疼，这两天适应了，没再喊疼。平时表情丰富、动态十足的面容，此刻平静似水。

洗菜、切菜、开火、煎炒炖煮……在厨房方寸之地忙得不亦乐乎的我，不时瞟他一眼。忽然，他眉头一皱，用舌尖在上牙腭打了个响，“啪”的一声将铅笔拍到桌上，胳膊伸直，从笔盒里取出橡皮擦起来。他擦得很用力，纸被带出褶皱。在抽油烟机的轰鸣中，我似乎都能听到纸张的痛苦呻吟。

“轻点儿擦，纸擦烂啦。”我提醒，“忘了昨天啦？”小朋友的动作缓下来，轻下来，再次拿起笔。

看他的头一点点歪向桌面，我再次提醒他：“手往上握，头就不会歪了，也不会低下来。对不对？”

闻听此言，小朋友腰板一挺，右手握成小拳头放在胸口与桌沿间，握笔的手指往上挪了挪。放停当后，继续写。看他认真的模样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那么美好。

“怎么又擦？老师不是不让擦吗？”

“数学老师不让擦，语文老师让擦。”

“语文没有卷面分？”

“不知道，有吧。”

“都有。知道为什么叫卷面吗？”

小朋友停下擦的动作，抬头看我，眼睛里好像挂着问号。

“就是卷子的脸啊。”我把本子拿起来比在自己脸旁，“你在这本子上写错一笔，是不是就像在脸上划一道啊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你想啊，在脸上划一道，就流血了。”

小朋友瞪大眼睛，咧着嘴露出牙齿。

“再怎么长都会留下一道疤，对不对？多难看啊！”

小朋友郑重地点点头，落笔变得慎重。

“好啦，想清楚了再下笔。”我转身走向厨房，关上火，菜出锅。

第二天放学，我去接他。“妈妈！你看！”小朋友将一张卷子举到我眼前，右上角两个方框内各写了一个“优+”，上方还用铅笔写了一个“0”。

“哎呀，好棒啊！得了两个‘优+’！”

“你知道左边这个‘优+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是什么呀？”

“是卷面分！你知道这个0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就是减0分的意思！”小朋友脸上全是自豪，闪着光芒，“我一点儿也没擦，老师给了我满分。”

培根说，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，它可以主宰人生。我们的人格、素养、德行，甚至精气神都隐藏在那些貌似不起眼的习惯里。小朋友，妈妈希望你养成好的习惯，伴你一生。

落叶包含着的暖

陶宏

天空不断飘落的树叶，唤起人们萧瑟凄凉的感受，但在我心中，整体的萧瑟感只是一个大背景，这些落叶还有一种温暖感。不信你捡起一片，那种最直接的触感是暖的。很多的动物、鸟类，都喜欢把落叶垫在自己的窝内，趴在上面，树叶提供给它们一种长期而稳定的暖。

落到地上的叶子，从原先的高高在上到现在的触手可及，无疑让人感到更加亲近。我很喜欢落叶，这些枯黄的叶子，除了封存着它们一生的经历，也会唤起我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每到秋末冬初，我们都会去捡树叶当柴火烧。用一根针、一根长绳，把叶子一片片串起来，串成一长串提在手里。干这个活儿我喜欢，因为有一种游戏的感觉。那些蜷缩的、皱巴的、不起眼的叶片，塞进灶

膛里，落叶舒展身子，就有明亮的火蹿起来，这是从叶子里面释放出来的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落叶里面藏着光和热，这种散发出来的热直接快捷而且短暂。

看到叶子在空中旋转、飘舞，我知道，叶子还会舞蹈，它与风相拥而舞。当叶子五彩斑斓的时候，我知道，叶子里面还藏着美丽的色彩，有些色彩比花还浓烈。走在树林中，听着脚下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，我知道，那是叶子发出的。捡起一片树叶，看着它枯皱的样子，就像一位老人，有着一一种慈祥的美。

其实，一片叶子在告别世界时，还会有其他形式的美。它会化作养料，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，让树更茁壮，让花更艳丽。

冬季来临，在萧瑟凄冷中，叶子隐身在了背后，它在积蓄力量，等待来年的进发。

收获的季节

刘吉训

东邻的李奶奶坐在门前的矮凳上，腿上放着一个针线筐箩。一副老花镜，用线代替那条缺腿，挂在耳廓上，眼镜塌在鼻尖上，细针密线地缝制着手中的针线活。

“李奶奶，缝什么呢？”“我没多少文化，能做啥呢？只能穿针引线，这叫无事忙啊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李奶奶从针织厂退休后，虽然识字不多，但通情达理，很会生活。

亲友中，不少人都已年过七十，领着退休金，生活有保障，悠闲着呢，平日里都在用心经营着各自的“小工程”。

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姜老师，退休后，视力日渐不济，散光、老花眼加白内障，看书太费劲，便和小外孙女玩积木，用彩色铅笔画山画水。她说：“小外孙女的艺术天赋让我开心，我每天还在厨房里当女儿的得力助手，忙得不亦乐乎，都不想出门探亲访友了。”

徐老师接上话茬说：“退休后，我离开了讲台，而今生活有八

字信条：看看、写写、刻刻、玩玩。”他每天除了看书、读报、逛书市，还写回忆录、练毛笔字，他的书法作品索要者络绎不绝。

退休后，我虽然对麻将、扑克之类的娱乐活动没有什么反感，但总觉得把时间耗费在这上面是一种无端的浪费，便重拾年轻时“爬格子”的爱好，常常坐在电脑前，敲出一篇篇文稿，每篇都易稿多次，该增的增，该删的删，那种百般呵护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当文稿发了出去，心里便产生了一种舒心的期待感，你还别说，几年来，承蒙编辑老师的厚爱，已有多篇“豆腐块”在报刊上露脸了。心里那个美呀！

我们已进入了收获的季节，汗水流淌过，辛劳付出过，如今夕阳无限，彩霞满天，尽管生活没有一点压力，但没事找点事做，生活自然充满了生机。难怪西邻那位年轻人羡慕地说：“我们啥时能熬到退休，像你们那样成天忙着自己乐意做的事，多潇洒自在啊！”

眼前的风景

丁新军

父母住一楼，楼前有个小院。母亲把小院开成了一块菜地，种了白菜、萝卜、芹菜、茼蒿、韭菜、大葱等蔬菜，这里是母亲每天最喜欢待的地方。从早上起床，除了吃早饭的短暂时间，就一直在那里转来转去，一会儿拔草，一会儿浇水。母亲种了一辈子地，现在就剩下眼前这个小菜园，她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小菜园里了。以前种地是为了一家人糊口，现在这个小菜园，则成了她劳动和娱乐的地方了。

母亲在菜畦子里忙碌着，麻雀在菜园旁边的两棵柿子树上

蹦跳，它们每天都来。麻雀探头探脑，很是镇定、悠闲，用两只灵活、明亮的小眼珠打量着母亲，它们已经习惯了母亲的忙碌。下午还会有几只喜鹊落到树上，翘着大长尾巴在菜园上方巡视。

我坐在窗前，泡上一杯茶，手捧一本书仔细阅读，偶尔会抬头看看眼前的风景。看母亲忙碌，看麻雀跳跃，看阳光穿透树冠将明亮的光斑投射到我身边的白墙上。此时，我感到时光静好，心静如水，就连身边的手机我都想关掉，生怕手机的铃声打扰到我。